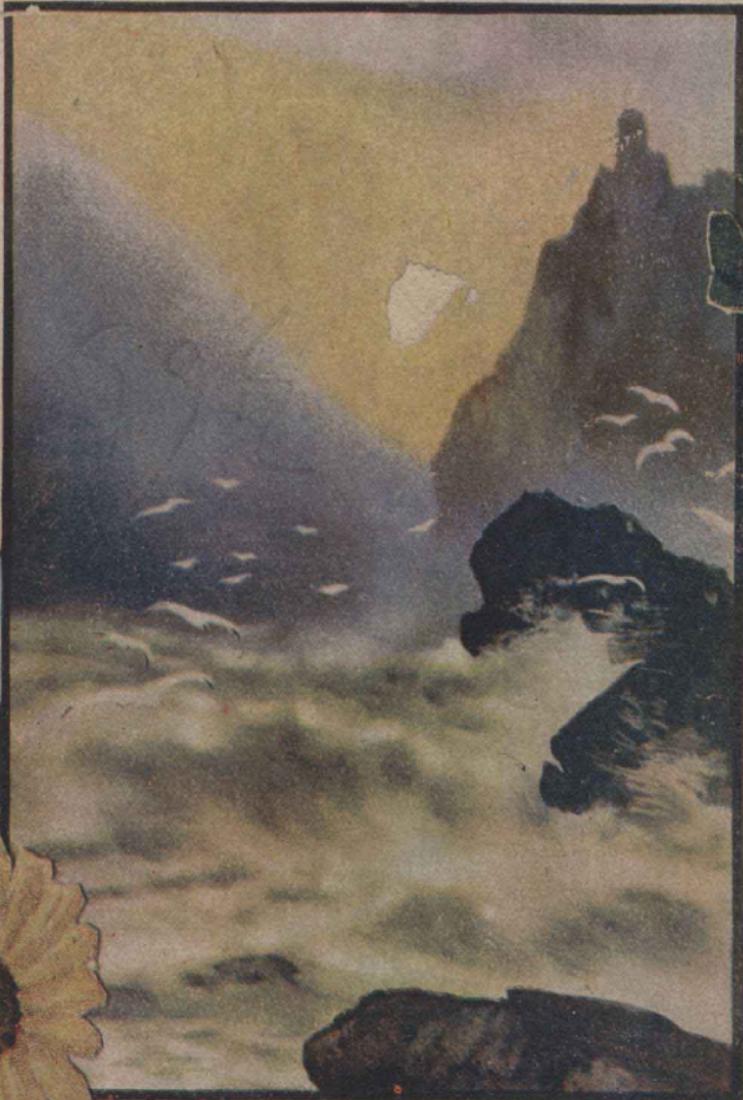


說商務印書館印行

# 秘密軍港



商務印書館印行

# 秘密軍港目錄

- |      |      |
|------|------|
| 第一章  | 奇譖   |
| 第二章  | 刦箱   |
| 第三章  | 炸橋   |
| 第四章  | 秘港   |
| 第五章  | 海線   |
| 第六章  | 水簾洞  |
| 第七章  | 毒彈   |
| 第八章  | 探光銃  |
| 第九章  | 活繩   |
| 第十章  | 電光攝影 |
| 第十一章 | 電席   |

秘密軍港  
目錄

第十一章  
破敵

# 秘密軍港

## 第一章 奇譖

距烏藩克雷格鬪處不遠。有一峽突入海中。亂石參差出沒水際。當克雷失蹤之翌日。峽外波紋橫瓦露一細桿。徐徐上升。繼則現一圓筒。此何物歟。蓋卽潛艇之船門。桿則望遠鏡。既而船門徐啓。有人以手向外摸索。旋露其面。引目四矚。自船躍出。取救命圈。加之於身。俯向船中。人曰。吾行矣。得有消息。吾當報汝。言時。微有外國語音。於是躍入海中。泅水就岸。自振其沾衣之水。狀類雙棲之獸。自海登陸。岸上停有一速力最強之汽車。車夫當輪而坐。中坐一人。方目注於海。見有人登岸。指謂車夫曰。來矣。趣迎之。車夫乃催車如矢。直至來者之前而止。車中人急自車下。授以溫厚之衣帽。皆默不一語。來者急著衣入車。車疾行向城而去。是處平日本寂無人烟。今則忽有一漁父老而且憊。鬚類瘠鼠。巾圍其項。面之下。

部盡爲所掩着革製之衣冠舊式之靴口銜菸管坐石磯上當發現潛艇時彼已見之卽躍至岸傍伏巨石後竊窺迨汽車行入大道彼乃起立極目而望似欲偵其所往之途旋卽轉入林叢中之茅屋距屋不遠有一小摩托車停焉漁父向車夫領首曰吾卽行矣言已趨入屋中車夫卽以車詣門約一分鐘漁父出已易服作紳士裝束飾燕尾鬚戴金緣眼鏡登車時謂車夫曰速隨前車而行車夫卽間道駛至大路前車猶在望力尾之

所尾之泅海者果何人乎實外國之密使達耳摩也彼自海濱乘汽車直抵紐約市之賴科斯特旅館入門簽名後卽登樓更衣此時海濱茅屋中之老紳士已抵旅館門外俟達耳摩登樓急趨簽名處揭視客簿見有客名莫秀士達耳摩者偕其僕居五百二十號室彼記入懷中之簿悄然返其所居之黑黎王旅館達耳摩則在室中與二客相晤客皆警服達耳摩正色謂曰吾輩此去須慎重勿啟人疑烏藩之黨已受吾命於半小時內前往當僞捕之二人領首達耳摩卽偕二人出

登來時所乘之車甫行而老紳士至矣逕登樓入達耳摩之室侍者告以主人他出老人立而沈吟脫帽拭塵帽忽墜地侍者爲之俯拾老人突起按之足蹴門閉侍者方欲號呼彼以巾蒙其鼻卽不能聲蓋此巾漬有麻醉藥也老人細檢室中之物見案頭有一紙視之作滿意狀藏之於囊復揭侍者面上之巾縛以繩始從容下樓登車而去又恐車夫得其蹤跡行未遠卽舍車而步先向劇場繼乃抄捷徑返黑黎王旅館入室鍵門室中什物幾滿彼則當案而坐先以巾自掩口鼻繼取一彈細心取出彈中之火藥而以白色粉末納入其中封以紙置連環手銃之彈房內更製多枚如手銃中所裝實彈之數半小時後又信步而出

吾更叙伊蘭事矣吾於克雷失蹤後恍惚如夢竟不知以何法排憂每入臥室及試驗室睹物思人惟有太息雖強振精神從事報社亦覺索然伊蘭尤憂悶不堪言喻是日吾往造伊蘭入門逕至圖書室伊蘭方背門而坐呆視克雷之肖像竟不知吾至其旁吾則以兄自居自後輕拍其肩伊蘭驚而回顧見爲余急問曰君

得克雷之消息乎。吾淒然搖首。彼卽長嘆而立。偕吾入園。閒步花間。且行且語。忽見有人持一書自大門入。問曰。此卽陶糾姑娘乎。伊蘭疑爲克雷之訊。急答曰。然。彼乃向之鞠躬。以書授之。伊蘭發函。讀其文曰。

陶糾女士鑒。持書來者爲密探裨賴君。將詢問克雷失蹤。及魚雷被竊事。乞詳告之。

### 美國密探包特倫茅爾耕啓

伊蘭閱畢。來者卽與之絮語。後此方知來者卽前在海軍部會議處窗外。爲女速記員傳遞魚雷模型者。更有二人在牆外。向內竊視。此時伊蘭固不之知。余亦未悉。祇以裨賴向伊蘭喋喋不已。頗疑其人。卽趨謂曰。乞君見諒。容吾與陶糾姑娘略談。裨賴雖向吾鞠躬狀實不懌。吾卽邀伊蘭至旁。告以所疑。伊蘭領首曰。吾意亦然。當自加慎言。已復就裨賴。裨賴又向伊蘭絮問。所問皆魚雷模型失竊事。伊蘭審慎答之。倏聞喧呶聲起於牆外。似互鬪者。蓋達耳摩至牆外矣。彼以車行至陶糾宅後。遙見花園牆外。有二人向內而望。面有怒色。達耳摩卽遙指以示同來。

之二人低語曰若輩在此矣二人飛奔而前與牆外之二人鬪一人已就捕又一人則踰垣入吾輩在花園見之頗以爲駭踰垣者謂裨賴曰若輩追蹤至矣其人聞言卽出手銃方欲逃遁忽有偉丈夫偕一警士踰垣飛奔而來警士以棍撻後來之人仆偉丈夫卽躍至裨賴前乘其不備奪其銃加以手械吾與伊蘭對此情形茫然不解二人旣就捕吾乃趨向偉丈夫問焉偉丈夫取名刺授我吾閱之始知彼名達耳摩密探稽察員也時則又有一警士自外挈一囚至達耳摩指謂吾輩曰此爲外國之諜吾奉政府命捕之伊蘭示以茅爾耕之訊問曰此胡來者達耳摩審視一過答曰僞也卽顧警士曰若輩爲間諜無疑卽下於獄警士挈囚出達耳摩顧伊蘭曰能以若輩來此之舉動告我乎伊蘭曰可遂邀入圖書室伊蘭略述裨賴來時狀況旋問達耳摩曰君知勘納第君之消息乎達耳摩曰彼爲吾道中之偉人頗願得其蹤跡但現爲職務所羈須先覓得魚雷模型方有餘暇及此旣而達耳摩告別吾以彼爲和藹可親謂曰君赴市杪吾可與偕達耳摩曰倘

能同行甚樂。吾卽偕之出同至通衢。彼在途健談不倦。行至賴科斯脫旅館左近。彼乃止步。與余握手。且訂復見之期。余未及答。聞後有嗽聲。急回首。則一老紳士。貌頗倜儻。穿人叢而來。忽觸物仆於吾旁。吾扶之起。彼納一物於吾手。吾頗以爲疑。而此老人則立而喘息向吾。與達耳摩道謝。踉蹌而去。達耳摩復與吾握手。吾俟達耳摩去後。自視手中老人所與之物。則一紙團。展視之。有鉛書之字文曰。小。心爲備。吾不知命意何在。不覺大驚。

達耳摩旣入旅館。其前同行之二人已俟於接待室。相將登樓。啟室門。見侍者被縛臥地。駭極。同行之二人爲之釋縛。達耳摩卽向其僕問故。僕委頓起立。喘息告之。達耳摩陡憶頃有老人仆於其旁。必與此有涉。乃復偕二伴登車。赴陶糾宅。旣至。令二伴遶至屋後。伺守。彼獨入。

吾自得老人警告後。自念克雷今旣失蹤。則伊蘭與約瑟芬。皆須吾爲之保護。乃復造伊蘭方。在圖書室坐談。而伊蘭之大妻士鐵。忽脫其所繫之索。躍入室中。伊

蘭撫而弄之。達耳摩忽至。向吾輩鞠躬曰。君等亦知克雷所失之魚雷模型。在此宅乎。吾恐外國間諜復來。當先覓之。并命親信之人在宅外守衛。尙祈鑒諒。伊蘭方取一絲帶繫妻士鐵之項。聞言卽釋犬弗繫。犬乃乘間逸至花房環櫻樹而行。且行且嗅。旋以爪爬櫻樹盆中之土。竟發見一物。卽魚雷模型也。是蓋匪黨自池中竊得潛裏以巾壅於此者。

伊蘭與達耳摩言時偶俯首視犬。見犬已他逸。呼之不見。卽向客道歉。自往尋覓。且行且喚。從前伊蘭曾因妻士鐵爬土撻之。此時犬聞主人聲。唯恐更爲所撻。卽口銜模型曳尾狂奔而出。模型之推行機被噬而墜於櫻樹之旁。犬奔至退休室。外以首撞門。不得啓。復奔入閣樓之箱。後妻士鐵有一習慣。每至不得已時。卽逃於此處。藏有肉骨及其他食物。是時亦以所銜之模型投入其中。

當伊蘭入花房覓犬時。達耳摩亦遙隨其後。見伊蘭在櫻樹旁俯身四覓。疑焉。卽追蹤而至。督見有泥污之巾及模型之推行機在地。潛拾之起。默忖曰。豈模型已

爲彼女所得耶。

伊蘭既不得犬乃復出。婁士鐵聞主人之呼亦下樓而來。伊蘭以帶繫其項并置其頑。達耳摩卽以雙關之語問曰：姑娘畢竟覓得耶？問時目注其面。伊蘭坦然答曰：然。言時初無可異之色。達耳摩仍不能無疑。

達耳摩之黨人方在室外草地探望久之一人低語曰：注意有人來矣。二人乃同匿暗陬藉牆外路燈之光見一老紳士迤邐而來至花房之門而止向內窺視二人卽蛇行而進躡足尾之。旣而老人步入花房以目四顧旋卽俯身櫻樹之旁。卽犬爬見魚雷處方詳細審視忽有人自後躍出銃擬其面叱令舉手。老人從之一手仍持杖弗釋俟持銃者近前突以杖擊之。仆銃亦墜地其後之人急躍而進握其杖老人力拔出一細長之鋼刺。達耳摩黨人則手持其鞘相與格鬪老人奮力撥鞘落創其人仆地穿櫻樹之叢而逸先仆者起而追之老人狂走舉椅毀花房中之玻璃窗而已。則潛伏隱處追者以爲老人毀窗出亦踰窗而追老人俟追者

至窗外潛向來路而行

吾與約瑟芬在圖書室聞格鬪聲。自花房出。卽偕約瑟芬奔往。未至。又聞玻窗被毀聲。伊蘭與達耳摩在廳事前。亦聞聲驚異。但不知聲從何來。急入圖書室。見室中有一短小精悍之老人。遶屋而走。彼蓋自花房入。且隨手鍵門矣。老人見達耳摩。立出其銃。達耳摩亦然。老人彈先發。中達耳摩後之壁。倏卽煙迷一室。達耳摩口鼻受煙暈。而倒地。伊蘭繼之。

吾與約瑟芬奔往花房。見達耳摩之黨。方奔向圖書室。吾與約瑟芬卽偕之返。時則全宅皆騷動。堅寧與瑪麗亦下樓呼救。向圖書室而奔。室中之老人。方目注達耳摩與伊蘭之面。聞聲急鍵退休室之門。余與達耳摩之黨。則向圖書室之後門力攻。彼欲破扉入。吾曰。但四面圍之足矣。吾言已。卽趨往他門。爲守老人在室中。聞吾言。知不得脫。卽反著外衣。外衣之內面。與堅寧之服。相同。蓋預製以備不虞者。閱數秒鐘。老人已作堅寧之裝束。取案頭花瓶中之玫瑰一朶。置於伊蘭之手。

更自除假鬚假髮步至後門卽達耳摩黨人力攻處逕啓戶而出以倉皇之態指達耳摩與伊蘭謂衆曰吾等將何以處之達耳摩黨人誤以爲宅中之僕卽任其出而不疑老人又在暗陬易服悄然出門登車逕去

少頃吾亦與約瑟芬自他門入堅寧瑪麗則自退休室之門進見達耳摩與伊蘭倒地卽移達耳摩臥於軟榻移時始醒伊蘭神識本稍清卽坐之於安樂椅不久已清醒如常吾問曰汝自覺如何伊蘭微笑愈形其媚忽見手中之花問吾曰花從何來君以此置吾手耶余向之搖首彼頗詫爲異持花呆視不已

此短小精悍之老人誰耶已飄然而去矣吾則甚望其爲克雷君

## 第二章 妾箱

伊蘭雖深信克雷不死然不得其蹤跡所在終鬱鬱不歡亟欲移居康耐肯吉海濱之別業不獨避暑亦以排憂繼又欲於移居之前開一化裝跳舞會擇期七月一日卽與約瑟芬同繕肅客之柬蓋百無聊賴之中藉此以消長晝是時吾適至

坐於案旁偶翻閱其所書之柬帖。則達耳摩亦與焉。吾持柬夷猶久之。謂伊蘭曰。吾頗不喜其人。伊蘭向吾而笑。奪柬於吾手。雜羣柬中。曰華邇德胡多疑耶。吾遂不便復阻。

七月一日之晚。燈火已明。某通衢中之餐館。有二人並坐。一卽海軍部之女速記員。一卽裨賴。曾冒充密探者。彼黨舉動極祕。甚或同在黨中。晤面竟不相識。至其互通消息之法。則甚奇。

時則裨賴移去。菜碟碟下。忽現一短柬。竟不知何時何人置此。乃避人竊讀。低語女速記員曰。此最近之命令。謂魚雷模型實在陶糾宅中之某處。命吾輩今夜往赴化裝跳舞會。乘間覓之。女曰妙哉。必竭吾力焉。可卽往購衣裝矣。裨賴乃付酒值。偕女匆匆而出。

是日伊蘭苦憶克雷。呆視肖像。感嘆靡已。明知傳聞之說無一可憑。然悲從中來。淚已奪眶而出。旋亦強自慰藉。以爲不久必能晤面。但纏綿哀怨。實有揮之不去。

者惟以會幕將開不得已而臨粧鏡瑪麗即取一極華麗之服爲彼著之約瑟芬已飾爲華盛頓瑪查狀入問伊蘭曰裝竟乎伊蘭答曰瞬將畢矣。

吾亦在家喬粧爲彭彭狀狀如劇場之丑角對鏡自觀頗堪發噱然樂趣甫生悲觀倏起以爲克雷倘不失蹤今夕當同赴茲會吾二人聯袂而往其樂何如今已矣大凡吾人愴懷故友平時或可忘情洎乎身入歡場則回首當年頓覺淒然欲絕此固人情之常吾此時惟強制其悲取白面具戴之并於異樣服裝上加一寬博之外衣鼓輿登車而往比至來賓已齎集車水馬龍羣聚門外吾入會場見布置華麗彷彿置身圖畫伊蘭雖已喬粧然不能逃吾目彼方與一人談話其人頑身而朱衣飾米飛思特狀吾視之似非良士樂聲旣作伊蘭與彼皆步入人叢無何有一戴半假面之少女就吾周旋彼似有一種魔力吾則不爲所動方吾與彼行至門次見堅寧方招待後至之賓有一峨冠灰色服之教士入吾此時亦弗注意仍與彼女在草地中且行且語步至花房左近見伊蘭仍與朱衣者談笑於櫻

樹之間。吾偶一回首。則峨冠教士亦躡躅花房外。舉趾頗輕。遊目四顧。若有所覓。時則伊蘭已與朱衣者並坐綠陰下。朱衣者先言曰。爾非陶糾姑娘乎。伊蘭笑曰。爾竟識我耶。爾爲誰。朱衣者自揭面具。則達耳摩也。伊蘭不覺微震。達耳摩笑曰。料爾決不知爲吾之喬粧。伊蘭亦笑曰。然。達耳摩曰。爾已有屬意之人。與之跳舞耶。伊蘭曰。無之。達耳摩曰。然。則盍與吾偕。言次。移身近伊蘭而坐。伊蘭似怪其唐突。答曰。否。否。請恕我。卽起赴會場。峨冠教士聞之。其假面上現一笑容。是時吾與彼女亦同向會場而行。伊蘭適行過吾前。彼是否識。我不得而知。但聞彼自語曰。雅之於俗。吾思其意。蓋謂吾之女伴與吾跳舞爲不稱耳。吾之女伴聞伊蘭語。注目視之。卽離吾向花房而去。吾乃與伊蘭跳舞。

達耳摩聞伊蘭言。已覺不懌。又見其翩然而去。更爲詫愕。起身隨之。未數武。遇一作墨西哥裝束者。卽裨賴也。乃止步。示以手勢。潛取一小包。授於其手。裨賴卽反身而行。然已爲峨冠教士所見。潛尾其後。時則戴假半面之女郎。亦至花房外。見

無人在側。向達耳摩低聲問進行之法。達耳摩命其隨侍左右。女領首卽同離花房。後先而行以避人目。未幾。裨賴已登樓入伊蘭之室。室中燈光甚微。探首四顧。闐無人焉。乃入內閉門。更入複室。室有一保險箱。嵌入壁內。彼俯身啓達耳摩所授之小包。出一異形之器。器內有乾電池。更有器作扁平式者。與電話傳達器略同。是爲顯微音器。有金類絲數條。連綴於其首部之聽聲筒。頗似無線電之偵探機。彼裝置畢。卽手持顯微音器。更以聯屬於器之百合匙。投入保險箱之鎖孔。徐徐旋轉。撥動箱中之鎖鎖之機關。既轉至正確之點。鎖中發條作微聲。聲極細。雖非耳所能辨。然顯微音器則能傳之。當彼持筒傾聽時。峨冠教士躡足輕啓室之後門。而入伏於木製之巨鐘後。潛窺彼之所爲。旣而保險箱之門已開。裨賴急翻閱箱中之物。自語曰。又誤矣。彼固未嘗置於此也。甫閉箱門。而達耳摩與半面裝之女同至。裨賴迎謂之曰。箱已啓矣。但未覓得言。至此忽聞有人叱令。舉手衆回。顧見峨冠教士操銃立其後。叱令三人排立。先揭女之面具。視之。叱曰。原來汝耶。